



《灰色间隔》 张奇开 油画 150 x 150cm



《鹤的诱惑》 张奇开 油画 160 x 115cm



《猎豹生存》 张奇开 油画 90 x 90cm

个人，仅仅是一个人：张奇开绘画中的“世界”性

◎ 朱 其

在九十年代，中国艺术越来越缺乏一种普遍主义的思想以及一种个人对于全球的世界观感。也同样在九十年代，张奇开在西方世界开始一个人孤独的漫游。

从上海到东京，从东京到德国，张奇开身上八十年代反叛青年的影子伴随着在西方世界的穿行历程，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风骨。他的画以动物的寓言形象为化身，那些满怀着野性和欲望的走兽穿行过一幢幢哥特教堂、西欧别墅、日本木屋以及摩天大楼。它们穿行的一个个结构，在张奇开的画中像是一种来自不同哲学体系的物质城市，这些城市的哲学结构沐浴在一种全球化的阳光下，阳光理性而



《时差》 张奇开 油画 160 x 130cm

舒适，并且使人觉得有些慵懒。

建筑世界的结构反映着时间的光线和空间永无尽头的延伸，在张奇开的画中，看着那些茫然、困兽犹斗、四处探寻的走兽，好像在画中，只有一个人，而且仅仅是一个人在那个世界，那个人就是张奇开自己。

张奇开的绘画是一种观念绘画，他使建筑在光线和动物的冷漠关系中变成一种哲学的视觉，并且，在那种结构中，一种存在的虚无感总是弥漫其间。他选择了马、狼、虎、鹰、牛、豹、以及羊，由他们替代自己，进入那一个个洁净、整齐划一、以及被剔除了丰富细节的充满规定性的当代结构。

他在1997年画的一幅

叫《领域》的画，一头狮子从云间跃入摩天大楼的某一层沿窗长廊，是一种视觉化了的关于全球化时代深渊来临的景象。在张奇开的房屋中，房子具有一种理性设计的完美无瑕般的魅力，但又冷漠得与走兽形同陌路。张奇开特别愿意将色彩薄涂得唯美，俱有德国工业主义时代的那种冷得又漂亮无比的色调，比如冷灰、冷褐、以及冷的蓝色。他还嗜好一种对动物和结构的照相式的超现实细描，对细节的描摹几乎像一个洁癖患者。

“世界”在张奇开那里是如此的景象：他走到了一个边界，那儿一切目之所及，已变为清澈透明，他所看到的正是自己内心已成为的那个世界。

但张奇开画的不是一种世界，而是一种世界观，或者一种被个人高度过滤后的个人在世界的根本处境。他的画几乎都在一个自发的哲学层次展开、存在。他的走兽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充满新的痛楚的世界。张奇开的

房子，各种各样的房子都富有一种贵族气息，充满着理性思想的唯美，又是空荡荡的。一只狼望着门外，门外的阳光散落在地和墙的局部，阳光未及之处是一片阴影。或者，一头狮子望着门外，一头豹子望着门外，还有一匹马、一只虎，在屋内等候阳光。阳光在张奇开的房间里总是懒洋洋的，舒适得几乎让困兽尽丧野性，在他1998年的一幅画中，两只狼在午后的客厅里做爱，动作不可思议的优雅，它们的背后是有阳光照射的客厅台阶。

张奇开描绘的生活色调和物质秩序几乎是一种我们熟悉至极的当代日常性，而张奇开的走兽却又让人陌生之极。他的画渲染着一种唯美、安静得令人惶恐不安的紧张气氛，在看似和谐完美的景象中散发着某种处于高度对峙关系中的不安全感，除了孤独，走兽的眼睛还有一种极其温柔的迷茫。

世界好像只有这么一部分，目之所及的

只是结构中某一部分，个体所能觉察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这种视觉经验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张奇开的绘画变成一种哲学的避难所，并在心灵深渊的边界上演绎着唯美的不可能的自我拯救。

张奇开的画表达了一种抽象层次的具体性，在这一层次上，基本的存在经验具有一种视觉直接性，并使观念达到了一种图像性或者普遍的诗意性。这一点，在当代绘画中几乎难能所见，在中国当代绘画中，画“世界观”的画家并不太多，可以说几乎没有。张奇开的绘画具有一种知识分子性，他几乎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和形而上的诗意性，这一点来自中国八十年代的精英主义传统，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在几乎被逐渐消灭的传统，但这一根源仍然存在于张奇开的绘画中，光芒犹存，但更为纯粹。